

# 立意于象外

——浅谈舒勇焦墨山水画

□张颀武

中国画的跨文化现象在当代已屡见不鲜了，特别是那些通过借鉴西画力求中国画变革的艺术探索更是比比皆是。这是基于本土的文化经验对外来艺术的择取。他们的变革并不是从跨文化的角度进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变异，而是以拿来主义进行演变和推进。舒勇长期在当代艺术领域，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远比在本土的中国画家更具有深刻与切身的体验，从他创作的路径审视，反而更加

明晰中国文化艺术自身的品质与特征。他的创作反而更符合中国画传统自身的演变逻辑。这种现象在舒勇的焦墨山水艺术创作中获得印证。

舒勇的焦墨山水，便是他数十年积学养气的结果，是他在中西方文化和技艺的碰撞、融合中自然而变成修行的正果。舒勇长期活跃在国际艺术领域和中国文化之中，对东西方文化有着敏锐的触觉。他巧妙地转换、融合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形成



赤心映丹山 舒勇 作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国际表达，开创性地将焦墨山水画融入当代艺术的氛围之中。在笔墨的自然纹理中注入灵魂，留痕纸上，构成一幅意境悠远、意味深远的焦墨山水作品。他以笔墨自然纹理的抽象书写山水的具象，将臆造的具象映射在精神世界。

笔墨在宣纸上留下的自然纹理痕迹产生的肌理是舒勇随意挥洒的元素，痕迹的纹理化建构是对墨有浓、淡、泼、破、积、焦、宿七法的拓展，是使基础墨法发生风格变异的酵母，更是对中国画中传统笔墨“勾、皴、点、染、描”技法的解构，释放出笔墨的精神之力，开创性地重构笔墨纹理之精神，让笔墨走向更开放的现代语境。

在中国画诸多技法中，焦墨法是既古老又具有难度的表现技法。作为中国传统国画技法，其历史源远流长。5000年前的彩陶就是焦墨法，隋唐时期兴起的壁画基本上也是焦墨。焦墨画的难点在于浓墨中不掺入水分，墨的层次和变化很难掌握，容易出现枯笔、断笔、毛边、黏稠、生涩、易脏、灰面等缺陷，导致焦墨很难书写流畅。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舒勇在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新。他通过焦墨做底，等墨干透后，再辅以

淡彩水墨润色，待再次干透，再次以重彩绿色、以印象派的用色方式勾勒山体筋骨，获得了色彩厚重丰富且极具张力的视觉风格。中国画的精髓在于用笔将情感书写得流畅、精准，想要这样，就必须进行大量训练，将缺点转化成为优点，使焦墨具有厚重感、滋润感和层次感，又要有焦墨绘画独特的审美追求，还要将其融入国际艺术领域之中。也就是说，作品本身不仅需要画家在表现语言上的颠覆和强烈表达，同时要有高超的技巧保证，而这种技巧还需要有国际性。

舒勇焦墨山水充满了抽象纹理构成，从中不难看出苍茫而烂漫的墨意。他的用笔始终处于一种自如、飘逸、激情的精神气场。对于他而言，每幅画面都是他的一场战斗，一场生命与精神的战斗。用笔驰骋于他的画面，将生命的豪情与精神的游动投射到山水之中。以笔墨自然纹理的抽象书写自然山水的具象，以臆造的具象映射精神的世界。他的焦墨山水是立意于象外，将气象雄浑、飘逸出尘之境融入画面整体的气象之中。这不是写实山水所能表现的境界，是舒勇焦墨山水对于焦墨的发展与开拓，是从西画之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越。

□舒勇

## 山水画的时代精神

——《人民江山》创作感悟

在艺术界，我的身份很难被锁定，无法被准确归类为某一类型艺术工作者。这是因为我的创作没有常态固化的艺术样式，涉及艺术各领域、各媒材，作品最终往往以综合媒介的方式作为结果。正是跨领域的思维与创作方法，让我有机会熟练地掌握水墨、油画、摄影、雕塑在内的各种技巧，以及在创作过程中获得独特体验与经验。在艺术创作的30年生涯中，我始终坚持把各种艺术技巧上升到艺术观念的层面，然后用观念去承载现实，让艺术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而非片面地追求所谓的艺术技巧带来的快感为主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与观念一直贯穿始终，即使在传统的中国水墨画领域也不例外。

“焦墨青绿”山水就是我运用观念艺术的思维方式形成的中国画新风格。以中国传统水墨作为基础，青铜文化和青绿山水为母语，通过焦墨塑形、青绿矿物质颜料勾勒筋骨，笔法中融入了写意及西方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的风格，发挥水墨的晕染技法，经过层层叠加把气韵统一在整体画面中。青绿山水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矿物质青绿为主色，那是大自然的本色，也是中国古代人民思想中自然应有的色彩。青绿山水画所表现的是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因为它绚烂的色彩更能体现出大自然真实魅力与大好河山的壮丽秀美。青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和载体，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青绿山水的“绿”与青铜器的“绿”十分接近。我通过焦墨青绿独特的艺术语言，把矿物质的青绿与青铜绿的色彩统一在画面中，更是以观念艺术的语言把青绿山水的自然高贵与青铜文化的浑朴厚重融合在一起，让作品在穿越历史时空的同时，肩负起承载中华文明的责任。

《人民江山》这幅作品可以说是我最具代表性的焦墨青绿山水。党的二十大是辉煌新征程的新起点，经济日报社也迎来创刊40周年，于是我创作了巨幅“焦墨青绿”山水画来讴歌新时代。整幅作品我以焦墨青绿为主要表现手法，把山比作力量与信仰的象征，在金色云海将它刻画得巍峨、挺拔、厚重，云朵都像像是镶上了金边，清晰地强化了光的效果，使画面具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感。整幅画由金、绿、蓝色构成，每种颜色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描绘了一个恢宏场景。整幅山水作品视野开阔、气势磅礴、色彩金碧辉煌，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抱

负与使命。画面中的云金丝缕缕，与巍峨挺拔的山形成强烈的对比，它似奔腾的江河，翻过山顶，飞流直下，一泻千尺，表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与豪情壮志。

有关作品的题跋，我与经济日报社郑庆东社长反复讨论，最终题跋为“人民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点提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表达。时代呼唤精品力作，时代赋予了我们创造精品力作的历史性机遇。《人民江山》巨幅焦墨青绿山水作品以党的二十大的时代背景为历史性契机，把民族兴衰、国家兴亡等崇高审美情感铸进了山水画里，回归了中国山水画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在焦墨青绿山水营造的厚重与生机勃勃中，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的宏大精神气象。

《人民江山》画的不是哪一座具体的山，而是把华山、黄山、泰山、张家界等各种形态的山融为一体，意指“三山五岳”。“三山五岳”是中国人意识中锦绣江山的代表，也是人文汇聚的高地。我将中国人对三山五岳的人文情感融入作品，努力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实现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时代理念的深度融合和高度统一，以焦墨青绿山水中所蕴藏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青铜文明的灿烂以及新时代的恢宏气象来寄托人民的爱国情愫和民族意识。

中国山水画的真正意义，就是以自然山水为媒介，来展示创作者的思想与价值观。山水风貌最能代表地域特征，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把独特的山水视为自己国家的象征、民族的标志。与西方风景画不同，中国山水画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承载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通过《人民江山》的创作，我再次意识到“社会山水”对新时代中国现实的意义。传统山水画中的人文精神，很多时候呈现的是一种避世的概念，古代文人雅士为了逃避现实而寄情于山水之间。而我倡导的“社会山水”则更多是希望以山水为媒介，把一种介入现实的建设性力量唤醒，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探索和实践。《人民江山》是植根于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最为典型的“社会山水”作品，用恣意飘然的笔墨表现“焦墨青绿”画独特的审美追求，同时又融入国际艺术手法和元素，开辟了“社会山水”这块试验田。在“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上做了全新尝试，让观众在山水画中畅怀抒情，感受澎湃的恢宏气象，在自然美中找到时代大美和精神观照。

## 张生太先生的人与画

□祝红蕾

最初见到张生太先生画作的时候，被画中的气势震动了：清明朗然的时空，长袍阔袖的人物，布局妥帖，线条洒脱，线条舒放流畅天然，画意雄浑奔放，寥寥数笔勾勒起了不多见的豪迈气象。忙拉着人问张生太先生在哪里，人说是一直在临胸闲居作画，不由惊叹临胸这座小城真是藏龙卧虎之地。从那之后我便开始关注张生太先生和他的画。

他画山川万物，最工人物。《万象归一》中老子席地而坐，须发皆白，右陶罐，左方鼎，头顶星斗朗照，身畔子民熙熙，鸟兽从容，意象虽多，却是大开大合，不觉得局促，用色轻重浓淡极致对比，给人一种丰饶而又恬淡之感。《天降大任》中编钟、方鼎、石雕神兽、规整竹筒，孔子恭立其中，佩剑抱拳而立，画面中的每一物无不威严端正，法度森然。《万象归一》构图为圆，《天降大任》构图为方，老子的圆融通达，孔子的端方凝重，形神高度融合，物我两忘的精神蔓延溢于纸外。《大秦一统》中朔风劲吹，楼阁森立，王旗猎猎，盾牌盔甲坚硬，尖锐兵器闪烁冷光，嬴政坐车辇，挟宝剑，挥手处，兵戎相见，万马奔腾，烟尘滚滚，换了人间。画中的英雄豪杰情结，历史苍茫之感，扑面而来。

他笔下的人物多是白衣阔袖，长眉修髯，不论胖瘦高矮，皆是风神威仪，或傲骨铮铮，或姿态安然，衣袖生风，鬓角见云，有大唐的风神，亦有魏晋的洒脱，人物情致落落大方，让人心生喜悦。他画的诸子百家，悠然大气，又有一种超然尘世之美。作画的那一刻，雍容典雅又各具特色的灵魂悄然降临笔端，张生太先生用胸中意气与手中功夫，再造了一个笔下春秋。

他不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以小见大，也不是丝绒上绣花，绵密中见精致，而是大笔挥斥方遒，仿佛云端得来气力与灵感，又如岁月深处藏得功夫，尽情挥洒，宽阔大气，豪迈风流，一面七尺墙壁大的宣纸，人物排列组合如天然行踪，风起云涌处，可见历史筋脉，一旗一鼎一桌一凳一瓶一罐，无不浸透了沧桑感。触目所及，江河奔腾，裹挟着岁月气息和苍茫之感的水汽扑面而来，阅尽人世的沧桑之感与天真未泯的赤子情怀，这两者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冲击力。

那些古装人物或老庄或秦始皇、汉武帝，舒展宽袖大袍，那气势姿态，不是吟风弄月，荷风担月，而是信手袖起了茫茫山水，大千世界。天马行空，又秩序井然，大气磅礴，细处又经得起推敲。而代表人类起源的盘古女娲身材健壮，充满活力，与混沌蒙昧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画中的仕女，大多扁扁而小，低眉垂目，极尽含蓄内敛的美。他笔下的仕女却是健康丰美的，洋溢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笔下那种让人血脉偾张的张力之美，就连悲苦的精卫，在他的笔下也是一位旖旎丰饶的女神。这也是张生太先生的审美观：力即是美。他笔下的人物常常高鸣九州，延颈望八荒，他画的花鸟小写意，也是牡丹灼灼，枇杷力力，萝卜鲜亮得仿佛刚从地里挖出来，白菜则仿佛要将捆绑的草绳挣断……紧凑的画面很少留白，充满蓬勃的张力，呈现出泼辣浓烈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正如同梵高的绘画观：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张生太的画里就蕴含着这种足以让太阳燃烧、麦穗饱胀、果汁丰沛的勃勃生机。这是画家不息的创作激情，也是作品永恒的精神内核。“中国画是文化，不是技术。文化是道，技法是术。文化是纲，其余都是目。中国画是诗书画印全方位发展的民族文化艺术，而不是单一的绘画技术”（张生太语）。他涉猎广泛，绘画尤擅人物、山水、花鸟，在书法、诗词歌赋、文章理论等方面亦有独特洞见与造诣。这也让他的创作变得丰富而立体的，读他的画，最初的震动之后，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品味，里面有哲学、有历史、有世界观、有人生价值的终极追问，有岁月苍茫，有天高月圆，也有宁折不弯的士人风骨和侠胆义肝。

他的画如大江奔流，自洪荒之地，喷涌而出，奔腾不息，自有一股涌流冲荡之力，远望犹如雄军瀑布，近听常得轰鸣之声。他画的青铜器，色彩浓烈质地凝重，仿佛敲击可铿锵作响，成为他画作中独树一帜的标徽。他的画糅合了中国画及水彩画和油画的元素，是一种中西文化糅合后的再创作，由此找到传承中国书画传统之美的另一条路。

生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国画长卷的创作中，开始了一个画家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了一个小小细节，他经常在脚手架上2.5米高的宣纸前，一站就是数个小时，殚精竭虑，不眠不休。年轻人都吃不消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何况还是大病初愈之人。

他的画作有蓬勃旺盛的野生气、血气方刚的少年气、饱满酣畅挥洒淋漓的元气，也有那种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锐气，唯独没有所谓的暮气。画中人物的胆识魂魄，俱可以在张生太先生身上找到影子，他赋予了他们灵魂，他们也完善了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品格。“小车不倒只管推”，他像个老农一样在自己的画室里耕作，忘记了春夏秋冬，也不理会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风雨几载，他与画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走入了历史，忘记了时间。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腔艺术峥嵘涛。

他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画《中华廉吏图》，用画笔清正廉洁浩然正气的清官树碑立传；他画《吾华岐黄功盖天》，为5000年来的大医描绘杏林传承之路闪烁星光……他选取的历史瞬间和人物代表带着既有史为证，又有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非才能斐然、德行懿然者不得入选，他穷尽毕生心血，忘我耕耘，要留下一幅彪炳历史的中华流芳图。

如今历经8年（2013年—2020年）诗文书画合璧、黄钟大吕般的大型文化工程《中国梦·泱泱中华五千年》得以展现在观众面前。整个画作高2.5米，长约160米，宽度不等，每幅独立成画，最大一幅画高2.5米，宽14米，将中华文明，将历史，将一个人对岁月和人生的理解，浓缩在一幅幅画作中。每个看到这巨幅国画长卷的人都大为震撼，感动不已。静静站立着仰望的人，仿佛听到了历史深处传来的风声，穿透了5000年的时光，与最初的自己泪目相对。那种倾尽生命热情的忘我投入，打动了每一个伫立的观者。

这种感动，是画家用生命和热血传递出来的，看到这幅画作的人，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张生太先生在脚手架上默默面壁耕耘了8年，仿佛把自己关在牢笼之中，在创作中，画即是他，他即是画，物我两忘，苦乐交融。正是这种艰苦卓绝一日日呕心沥血地跋涉，才换来了观者伫立时感动的刹那。刹那永恒永恒，世事纷纭，回望不过弹指一挥间。而今画作仍未完成，艰苦跋涉仍将继续。没有一种创作是不寂寞的，也正是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大孤独、大荒凉，逼出了创作者生命深处的那种独特的甘苦芬芳。那种竭尽全力把不屈的精神魂魄化为笔下的线条和色彩，来对抗岁月和虚无，来穿透时空和命运，告诉你，肉身易腐，精神长存。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迈和悲壮，参透了生命真味的悲欣交集，让读画的人心如秋水明澈，又如波涛翻滚，好的作品一定是这样的，见自己，见世界，见众生。

在他的众多的画作中，最难忘的是一幅小画，画中一头憨态可掬的年幼雄狮，身形圆润，头大尾小，似未成年，但狮鬃林立，桀骜不驯，颇有怒发冲冠之相，似有随时跃起咆哮之势。其元气饱满状，喷薄欲出，意境尽显王者风范。这是他的诸多画作里面不起眼的一幅，洋溢着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

生命力。这头雄狮正是他不屈的精神写照，他的鬓发已白，往后梳着，但不服帖，如疾风刮过劲草，片刻弓背后，弹性跃起，这弹性，正是他不屈的生命力。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创作DNA。

2016年，应邀去张生太先生家中小酌，院内支了石桌石凳，架了紫藤葡萄，种植了芍药、牡丹、玉兰、海棠、木瓜、石榴、紫薇、桂花、金银花、凌霄花、迎春、腊梅、翠竹、天竺、黄杨、四月雪等草木。正是初夏，百草丰茂，生机盎然，草从间有鲜艳红草莓，可摘食。微风吹送，草木清香，是一个安放灵魂熨帖内心的所在。如果说画室是他精神的跑马场，那么小院就是他的心灵补养地，他泡一壶老茶，坐在阳光里，闻着熟悉的泥土草木味道，暂且放下沉重的绘画使命，心灵得以休憩和放松，补足奔驰疆场的马力。

今年他已经70岁了，谈起世事依然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画起画来，依然气势磅礴，生机淋漓。看他的画，要喝铁观音，听古筝或琵琶，打开窗户一阵急雨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过后，正是雨过天晴，朗朗乾坤。

《中国梦·泱泱中华五千年》什么时候画完呢？张生太先生说，到我生命终止的那一天。他不避讳生死，是因为已经从过去的生命涅槃重生。历经人生的种种磨难后，他一如既往满怀热情地生活，激情洋溢地作画，展现出蓬勃饱满乐观通达的当下生命状态。正如他的名字——生太，生即生发，生机；太，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多作源源不断之意。正是寓意画如人生，人生如画，时有生发之功，常会否极泰来。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终点  
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  
多少血和泪  
才能慢慢实现  
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  
谁说是天真的预言  
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  
写下灿烂的诗篇  
不管有多么疲倦  
溯来溯往世界多变迁  
迎接光辉岁月  
为它一生奉献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  
经过多少年  
才能走到终点  
孤独的生活很需要时间  
只要肯期待  
希望不会幻灭

——黄家驹《光辉岁月》

这篇文，这首歌，送给不忘初心、坚持理想，在文学艺术路上艰苦跋涉的人。正如罗曼·罗兰说在《约翰·克里斯多夫》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 谈艺录